



【大家之道】

## 季羨林学院与接力棒

□卞毓方

7月11日，在聊城大学，参加了季羨林学院揭牌仪式。举目世界，以个人名字命名的高等院校，比比皆是。以我们熟知的美国大学为例，其顶级的哈佛、耶鲁、斯坦福，都是从具体的人名转化而来。我国不兴这么办，教育部明文规定，“不得以个人姓名命名”（教发[2011]9号，2011年12月29日）。当然凡事都有例外，查看已有的少数与名人有关的高等院校，不难发现一种特殊的现象，除长沙毛泽东文学院、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鲁迅文学院、鲁迅美术学院是用了冠名者的全称外，其他如中山大学、仲恺农业工程学院、星海音乐学院、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厦门大学嘉庚学院、贵阳中医学院时珍学院等等，一律省略冠名者的姓，只留名。这是为什么呢？中国人自古讲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们为什么偏偏要把人家的姓拿掉？本来，中国人同姓同名的就多，再去掉姓，则更难识别，你能说“元培”就一定是蔡元培，“嘉庚”就一定是陈嘉庚吗？毛泽东、周恩来，一代天骄，姓名谁也不敢动，这是特例。鲁迅因为是单名，你也无法动，总不能去掉“鲁”单留一个“迅”吧。我怀疑，倘若改用他的本名周树人，说不定会变成“树人文学院”、“树人美术学院”了——上网一查，嘿，果真不其然，在周树人的老家浙江，就真有个没有明说却又惹人联想的“树人大学”！

季羨林何其幸！冠名学院，“全须全尾”，姓和名一字不落。“季羨林学院”揭牌当日，两位风华正茂的学子，一男一女，为我们朗诵了季先生的散文《希望在你们身上》。文章说：“人类社会的进步，有如运动场上的接力赛。老年人跑第一棒，中年人跑第二棒，青年人跑第三棒。各有各的长度，各有各的任务，互相协调，共同努力，以期获得最后胜利。”该文写于1994年，季先生八十三岁，自然是跑第一棒的了，而且一直跑下去，跑到九十八岁。季先生曾跟我说，他是八十岁时才进入人生冲刺。有季先生在前，我这种年龄的弟子（今天到场了数位），暂时还只能跑第二棒。是日，聊城大学聘我为兼职教授，季羨林学院名誉院长，这是什么？这就是接力棒啊。你得拿出田径场上的姿态来，你得尽这个历史的责任。

揭牌之后，在新开张的“美林讲堂”，我作了一场报告，题目叫《千手拂云千眼观虹》。这就是落实责任。讲话中，我谈到罗丹的雕像《思想者》——很出名的啊，多年前曾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亮相——一位赤裸的男子，弯腰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右手托着下颌，左手搁在膝盖，默视下界（地狱），陷于痛苦的沉思。就为了它的命名，我在雕像前琢磨了很久。琢磨的结果是，人类的思考，只是大脑在做功，辅之以面部表情，轮不到奋张如怒涛的肌腱出场。我说这话，脑子里想的是季先生，在我心目中，老人家是不折不扣的思想者。若要选出一张照片，我就选坐在十三公寓前池塘边的那张，淡定，而又带有一丝怅惘，眼袋下垂，和高耸的眉峰形成一个椭圆，额头的皱纹向上挤，向上挤，目光宁帖，似乎看着前方，又似乎什么也没看，略含叹息，又隐隐显出憧憬——注意，思想者的双眼是不会喷出火来的哦——鼻翼微缩，嘴半张，露出两三颗残缺的牙，背景是红举绿奋、屏息以待的“季荷”。

就在那样的沉思中，老先生酝酿出《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清塘荷韵》等名篇佳作。

鲁迅有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里的“横眉”，一般解释为瞪眼怒视。李敖有别解，他在《假设李敖在大陆会怎样》一文中说：“（这两句诗）人人会说，人人说错了。你李敖凭什么（这么）说？什么叫横眉？你告诉我什么叫横眉？眉毛是横的？你告诉我哪个人的眉毛不是横的？都是横的。‘横眉’并不是横的眉毛，后面有‘冷对’，可是这横眉，这‘横’字中有什么意思呢？‘冷对’是冷眼看着你。有道理了，这‘冷对’有道理，可是‘横眉’，如果是横着眉毛看着你，有什么意思啊？没道理，对不对？‘横眉’这个‘横’字，在中国古代的文字学里面是门栓，门关起来以后把门扣住了。所以，横眉是什么意思？就是两个眉头皱起来，来把它锁住，愁眉深锁，锁住这个眉毛，才叫做横眉。所以‘横眉冷对千夫指’，不是我跟你耍横，我把眉毛怎么怎么样，而是说我皱着眉毛，冷冷地对着你。”

你可以不同意李敖的解释，但你不佩服他的神鹰掣辮，他的独立思考，不从众。

如果李敖的解释成立，我倒是愿意把“横眉”二字加之于季先生。

季先生入住301医院，某摄影师为他拍了一幅肖像：老人头戴瓜皮小帽，内着翻领白衬衫，外套大红的休闲毛衣，双手拄着一根藤制或木制的拐杖，双颊浮肿，讪讪地笑，一副面团团富家翁样，背景是凌霄傲雪的红梅。这幅照片屡经见报，流传甚广。

我却不喜欢。它凸显的是摆布，是做作；人和景属电脑合成。

这就落了一个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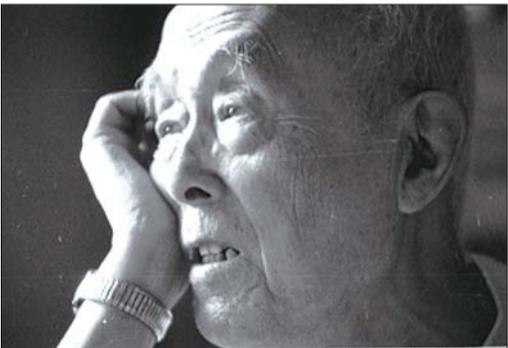
下午，我主持了一个小型座谈会，话题当然是季先生。发言者，基本是跑第二棒的，为季老的嫡传弟子和铁杆粉丝。我一边倾听，一边又常常走神，一会儿像从宇宙深处回望季羨林，一会儿又像深入原子核那样解剖季羨林——不是幻觉，是分裂飞扬在一种能量场的高峰体验。

晚间有季羨林学院的学生来访，籍贯大都属于山东，一百年前，鲁西这块黄土地上诞生了季羨林，而今而后，他们中又有多少人能走出季羨林式的道路？相信这是季羨林在天之灵的期待，也是主办方的期待。

总归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总归是后来居上，我坚信。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著有《长歌当啸》等散文集多部）

季先生曾跟我说，他是八十岁时才进入人生冲刺。有季先生在前，我这种年龄的弟子暂时还只能跑第二棒……这就是接力棒啊。你得拿出田径场上的姿态来，你得尽这个历史的责任。



季先生曾跟我说，他是八十岁时才进入人生冲刺。有季先生在前，我这种年龄的弟子（今天到场了数位），暂时还只能跑第二棒。是日，聊城大学聘我为兼职教授，季羨林学院名誉院长，这是什么？这就是接力棒啊。你得拿出田径场上的姿态来，你得尽这个历史的责任。

揭牌之后，在新开张的“美林讲堂”，我作了一场报告，题目叫《千手拂云千眼观虹》。这就是落实责任。讲话中，我谈到罗丹的雕像《思想者》——很出名的啊，多年前曾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亮相——一位赤裸的男子，弯腰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右手托着下颌，左手搁在膝盖，默视下界（地狱），陷于痛苦的沉思。就为了它的命名，我在雕像前琢磨了很久。琢磨的结果是，人类的思考，只是大脑在做功，辅之以面部表情，轮不到奋张如怒涛的肌腱出场。我说这话，脑子里想的是季先生，在我心目中，老人家是不折不扣的思想者。若要选出一张照片，我就选坐在十三公寓前池塘边的那张，淡定，而又带有一丝怅惘，眼袋下垂，和高耸的眉峰形成一个椭圆，额头的皱纹向上挤，向上挤，目光宁帖，似乎看着前方，又似乎什么也没看，略含叹息，又隐隐显出憧憬——注意，思想者的双眼是不会喷出火来的哦——鼻翼微缩，嘴半张，露出两三颗残缺的牙，背景是红举绿奋、屏息以待的“季荷”。

就在那样的沉思中，老先生酝酿出《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清塘荷韵》等名篇佳作。

鲁迅有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里的“横眉”，一般解释为瞪眼怒视。李敖有别解，他在《假设李敖在大陆会怎样》一文中说：“（这两句诗）人人会说，人人说错了。你李敖凭什么（这么）说？什么叫横眉？你告诉我什么叫横眉？眉毛是横的？你告诉我哪个人的眉毛不是横的？都是横的。‘横眉’并不是横的眉毛，后面有‘冷对’，可是这横眉，这‘横’字中有什么意思呢？‘冷对’是冷眼看着你。有道理了，这‘冷对’有道理，可是‘横眉’，如果是横着眉毛看着你，有什么意思啊？没道理，对不对？‘横眉’这个‘横’字，在中国古代的文字学里面是门栓，门关起来以后把门扣住了。所以，横眉是什么意思？就是两个眉头皱起来，来把它锁住，愁眉深锁，锁住这个眉毛，才叫做横眉。所以‘横眉冷对千夫指’，不是我跟你耍横，我把眉毛怎么怎么样，而是说我皱着眉毛，冷冷地对着你。”

你可以不同意李敖的解释，但你不佩服他的神鹰掣辮，他的独立思考，不从众。

如果李敖的解释成立，我倒是愿意把“横眉”二字加之于季先生。

季先生入住301医院，某摄影师为他拍了一幅肖像：老人头戴瓜皮小帽，内着翻领白衬衫，外套大红的休闲毛衣，双手拄着一根藤制或木制的拐杖，双颊浮肿，讪讪地笑，一副面团团富家翁样，背景是凌霄傲雪的红梅。这幅照片屡经见报，流传甚广。

我却不喜欢。它凸显的是摆布，是做作；人和景属电脑合成。

这就落了一个假。

下午，我主持了一个小型座谈会，话题当然是季先生。发言者，基本是跑第二棒的，为季老的嫡传弟子和铁杆粉丝。我一边倾听，一边又常常走神，一会儿像从宇宙深处回望季羨林，一会儿又像深入原子核那样解剖季羨林——不是幻觉，是分裂飞扬在一种能量场的高峰体验。

晚间有季羨林学院的学生来访，籍贯大都属于山东，一百年前，鲁西这块黄土地上诞生了季羨林，而今而后，他们中又有多少人能走出季羨林式的道路？相信这是季羨林在天之灵的期待，也是主办方的期待。

总归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总归是后来居上，我坚信。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著有《长歌当啸》等散文集多部）

【窥海斋】

本科生毕业、研究生毕业、博士生毕业——毕业的季节，放飞的季节，鸟儿们欢快地扑棱着翅膀从树上飞走了，飞向山那边，飞向海那边，飞向天那边。作为老师，尤其我这样年老的老师，心中涌起的，较之放飞的欢欣，有时更是自己飞不走的寂寞和感伤。是的，只能默默注视鸟儿们渐飞渐远，任凭自己在原地老去。他们或她们年年二十二、二十五、二十八，唯独老师又准确无误地刻录一圈年轮，而世人很少留意老师的眼神，老师的心

## 寄语毕业生： 拒入俗流

□林少华

情。这很正常，鸟与树之间，有谁会介意树的感受呢？

放飞的仪式，不用说，是毕业典礼。这差不多是师生们最后一次正规集体会面，典礼过后师生就同是“社会人”了，平等了。因此，老师们中间总要出一位代表上台对毕业生们讲几句话。我不是代表，没上台。我想在台下，在这里，另外对毕业生们讲几句话。

讲两点。一点是拒绝平庸。你们到我这个年纪，至少有三十年时间。而三十年时间，完全可以使你们成为著作等身、名扬一方的学者，成为带甲百万、决胜千里的将军，成为力挽狂澜、化险为夷的商界企业界精英，但也可以使你们庸庸碌碌、默默无闻。世人的百分之九十九难免如此。要做百分之一！一个没有佼佼者、没有精神贵族的民族，哪怕再有票子房子车子，也是永远站不起来的民族。

第二点是拒绝庸俗，拒入俗流。庸俗和平庸不是一回事，庸俗比平庸可怕得多。《红楼梦》中，宝钗之所以始终没有赢得宝玉的爱情，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宝玉嫌她小小年纪便入了俗流。作为老师，不希望你们在社会这个庸俗场、这个大染缸里，转眼学得趋炎附势、八面玲珑、勾心斗角、投机钻营。诚然，很难要求你们人人都像古之屈子那样具有“举世皆浊我独清”的悲壮而高贵的情怀，也很难人人都像今之史学大师陈寅恪那样即使在黑色十年也敢于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你们至少可以在心中为自己保留一角未被世俗浸染的园地，一分纯真，一分圣洁。人的真正幸福，绝不取决于衣香鬓影、灯红酒绿、西装革履、前呼后拥，而取决于静夜烛光中是否拥有安顿灵魂、驰骋情思的心间净土，一分慈悲与温情。

但是，仅仅这样是不够的。拒入俗流还意味着要有社会担当意识，要做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进入“大丈夫”精神境界。换言之，洁身自好、片云独飞的清高和优雅固然不可或缺，但不能忘了“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那种天风海涛的阳刚世界，不能忘了“身无半亩心忧天下”那种热切感人的家国情怀，不能忘了“铁肩担道义”、“心事浩茫连广宇”的赤子之心。而在修辞方式上，或许崔卫平教授的说法更为你们所熟悉：“你所站立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再黑暗。”我相信，老师相信，读书种子不绝，经纶之心不死，青云之志不堕，我们的民族就总有一天会走出消费主义时代和“拜物教”的精神困局，振翅遨游于天地之间，使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强国、文化大国。

而我，将在这里长久守候。“我们会在这里长久守候。即使夜深了，也会给你留着灯，留着门——只是，你得是有出息的孩子。而且，我们相信，你是有出息的孩子！你们会是有出息的孩子。”这是北大教授朱苏力老师的话，也是此时此刻天下所有老师最想说的话。请你们记住，请你们相信！

（本文作者为著名翻译家、中国海洋大学教授）



悦读·分享

扫码关注齐鲁晚报副刊  
微信“青未了”。